

# 传奇古戏法“天罩训地法”的秘密被揭穿了?



魔术小说

“天桥出了个变戏法的奇人,叫做张贤,他的戏法简直不可思意,要是亲眼看了,一定会把下巴都吓脱的!”这种类似的话语,变着花样地十传百、百传千、千传万,一个下午加上晚上的工夫,天桥一带几乎人人皆知。

张贤在天桥现身后的第三天中午,平日里都没有几个行人的大刘庄子胡同口,用人山人海来形容都不为过。这些人里面,还有各大茶楼馆子的掌柜。大家看到这种阵势,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,都是来看张贤的表演,打算把张贤请过去。

其实中国戏法在唐宋时期极盛,本就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项表演,连皇帝都曾经乐此不疲。中国老百姓对戏法,其实心里都有深厚的感情,就是哀其不争,千百年间,居然很多古代极负盛名的戏法都失传了,不仅没有人能够重现,甚至也没有人能琢磨出一个新花样来。张贤出现后,短短两天,便在天桥造成了爆炸效应,众多人争先恐后来看表演,便和2009年春晚刘谦的出现,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豁牙金 李易和一干流氓,悦客茶楼的李奉仁,都在人群中,也都是翘首期盼张贤的出现。

人群喧哗了起来:“来了!来了!就是他!张贤!”

众人把张贤迎到场地中,张贤高声道:“今天这么多人啊,热闹热闹!大家实在太抬举我了!大家别挤,大家别挤,往后退退,站在白线以外。”

他从衣袋中摸出一包白面,在地上画出一道白线,“今天给大家表演预测之术,大家千万不要进入到圈内,要不我可没法表演啦!”

张贤笑道:“我昨晚做了一个梦,梦到了今天的场景,有许多贵人来给我捧场,我已经将梦

见的内容记在了一张纸上,不知道准是不准?敢问今天,有哪些天桥开场子的老板来了啊?”

顿时有人高声道:“德宝楼赵光姚赵老板在此!”

有人不愿落在下风:“庆云轩常宝梁常老板,来给张先生旺场子!”

“常兴斋刘培仁刘老板!”

“安乐居孙承德孙老板!”

眨眼工夫,便有人亮出了五六个天桥响当当的馆子招牌,摆明了是互相较劲,都是旗鼓相当的实力。有些小店的老板,见这些人到场了,都不敢出声报号。

“旺风楼陈国陈老板,听闻张先生大名,专程前来给张先生捧场!”旺风楼的伙计二毛高叫道。陈国算是天桥的名人,未开旺风楼之前,就有个绰号叫百鸟陈,可是当年天桥变戏法的大腕儿。

张贤笑道:“好好!真是巧了,和我昨晚做梦,梦见的贵人一模一样!我那张纸呢?奇怪!”张贤前胸后背地拍了拍,面露难色,又道:“怎么没有了?奇怪!我明明带出来的。”众人不解张贤要做什么,都不说话。

张贤眉头一展,突然笑道:“想起来了!金爷拿去看了!”

豁牙金顿时一愣,说道:“什么?我拿去了?”

张贤迎上一步,说道:“金爷,你好大的忘性,你摸一摸你怀中,是不是有一张折成几折的纸呢?”

豁牙金探手向自己怀中摸去,手上一顿,有些愣住,真的从怀中拽出一条折得正正方方的白纸。豁牙金哭笑不得,把纸递了上去,哼道:“拿去拿去。怎么回事,弄得老子像你量活的了。”

量活的,就是指魔术师安排在场下的助手和托。

张贤把纸收回,退回场中,

将纸打开一半,露出毛笔书写的字迹。张贤指着纸上的字说道:“德宝楼赵光姚。”并出示给四周的人看。

众人都看得清楚,那纸上写着德宝楼赵光姚六个大字,正是刚才第一个报出名号的。

“咦!”人群一片惊叹。

张贤又向下指,看着纸上的文字念道:“庆云轩常宝梁。”

随后的常兴斋刘培仁,安乐居孙承德也都对了,连顺序都没错。众人惊叹连连,这也太巧了吧?

张贤指向最下一行字,说道:“旺风楼陈在国。”

有巴不得看到张贤“抛托”(就是指魔术变漏了,失手)的人,立即大声叫道:“错了错了!你写成‘陈在国’了!”

张贤看了看,愁道:“嘿!真错了?看来我的梦有些不准?”

众人看着张贤,都看他怎么对付。只见他把纸翻过来,亮出另一面,指着上面的一行字,念道:“有人说陈国写成了陈在国。”所有人都大叫起来,这一番变化,实在出人意料。

张贤把纸上的字,亮出来走了一圈,给众人看毕,用手在这行字下面一抹,顿时现出新的一行字来。张贤看着字高声道:“陈国陈老板举起了左手。”

众人听清楚看清楚了,都朝陈国望去。陈国双手垂着,早就瞪大了眼睛,自己举起了左手?怎么可能,我就不举能如何?陈国越是这么想,越觉得身上不舒服,所有人都侧着头牢牢地盯着他。陈国冷汗直冒,只觉得左手微微发抖,竟不听使唤地向上举起,最后高举过头。

陈国脸色发青,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了,赶忙用右手一把将自己的左手拽下来,牢牢按住。

过去。这人正是旺风楼的陈国!

陈国惊呼的天罩训地法,并不是胡说八道的,而是出自一本中国古戏法的奇书,叫做《古彩杂源·张迎山演评》。传说这本书乃是明末时的一个戏法奇人张迎山所著,他用尽毕生精力,收集整理了中国古以来所有的戏法,详细描述了戏法的表现过程,据说一共有七百三十三个古戏法,并在每个戏法描述后面,都加上了自己的一段评注,其实是破解出这个戏法的秘密。但每个戏法的评注,都极为深奥难懂,前后不成句子,根本不知道张迎山是不是瞎写的。

张贤面色猛然凝重起来,说道:“大家请安静,现在我要斗胆尝试一个中国古戏法,能否成功全靠运气,请大家不要走动。”张贤的话,有种无形的力量,围观众人顿时紧闭双唇,大气都不敢出。

他把手中的彩色丝巾抖开,盖在自己肩头,向场地中间走了几步,慢慢坐下,正在自己画成的半圆中间。他不言不语,把彩色丝巾盖在自己头上,从头到脚全部都藏在丝巾下。丝巾一点光都不透,只能看到丝巾下有张贤一个人形轮廓。

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,场地中落针可闻。张贤在丝巾下不断蠕动着身子,好像正慢慢地躺下,却又不像,那丝巾之下像是不止有一个张贤,而是多出了几个孩童一般,围在张贤身边乱拱。

丝巾下张贤的轮廓越来越不明,那丝巾铺在地上不断滚动,始终覆盖着地面,不露一点点缝隙,而丝巾下的轮廓却越来越降低,逐渐低到根本不容一个人藏身在下。丝巾最后一点凸起处,骤然消失,平伏在地面之上,波浪形的翻滚也戛然而止。张贤消失了,消失在丝巾下面。

众人惊得左顾右盼,谁也不敢说话,谁也不敢上前,眼前这奇迹一样的场面,谁敢相信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?

突然有人惊叫:“天罩训地法!”随着叫声,一个人已经从人群中跳出来,向着彩色丝巾冲了过去。

《古彩杂源·张迎山演评》传世本就极为稀少,张迎山死后,这本书被人手抄了百余份,流落在江湖各地。清朝人关后,施行文字狱,大肆焚毁明代书籍,《古彩杂源·张迎山演评》作为邪书,也在销毁之列。

《古彩杂源·张迎山演评》存世的只有几页残卷,还是焚书人觉得有趣,偷偷抄录下来的,其中就有天罩训地法这个古戏法。按书中记载,天罩训地法这个戏法初现于唐末,为一个叫鸠末的道士发明,因为过于神奇,当时世人都以为是道术仙法,后来有人从施行的过程中发现了破绽,原来是一种障眼法,这才归于戏法,宋代时候,仍有十多人会表演。表演天罩训地法的人,不能在高台上,也不能让人平视,必须在一段距离外,居高临下地看,才有入地的效果。

陈国手中就有《古彩杂源·张迎山演评》的残卷,所以看了张贤消失在彩色丝巾之下,顿时想到这就是天罩训地法,便根本无法按捺住,他只要冲上来把丝巾揭开,就有可能破解出天罩训地法的秘密。

张海帆 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2009年的春晚,捧红了刘谦,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,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

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。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

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,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他的身世,却隐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,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,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!

## [上期回顾]

小偷李易跟踪张贤到了客栈,但这时,李易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豁牙金的差事,他已经被张贤和他的戏法给折服了……

# 日军守备队队长命令重伤员自杀遭抵制



纪实文学

**战士已经倒下,上级还来电指责他们趴着不动**

8月5日清晨,各部队开始调整部署。第308团以第1营守备滚龙坡,第2、3营在己、庚高地展开,准备向辛高地攻击;第307团在无名高地左侧,于松林堡垒一线展开,准备向大垭口及其以北地区攻击。以师搜索连为预备队置于核桃箐附近,均已准备就绪。

据日军森本谢上等兵回忆:5日深夜,守备队本部发出撤出本道阵地的命令。军旗护卫小队小队长安河内正幸趁远征军停止射击的间隙,大声吼道:“跟我冲!”带着活着的人一起冲出了战壕。这时,远征军的150毫米榴弹炮炮弹飞来爆炸了,安河内正幸扑通一声朝前倒了下去。森本谢冒着弹雨,向安河内正幸方向跑去,将他抱了起来,看到他胸部被击中,鲜血已经染红了军服。安河内正幸嘴唇蠕动着,好像对森本谢说着什么。森本谢后来含糊地对采访他的品野实说,自己好像听到他在喊“妈妈”,也许是“天皇陛下万岁”,不一会他就垂下了头。森本谢于是离开阵地,去追赶其他逃跑的日军。

士兵在临死前喊“天皇陛下万岁”还是喊“妈妈”,在日本军人所写的“战记”中是个经常提及的问题,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日本军人心里纠葛之深。

8月7日,从清晨起即雨雾弥漫,至中午12时才放晴。我炮兵随即开始炮击,至下午1时,中央队步兵发起攻击。

幸存下来的第246团第3营老兵高有旺,多年以后的记忆中还存留着令他一生都刻骨铭心的一幕:

炮火一停,班长猛然跳起高喊:“快冲!”高有旺紧握步枪直起身来,跟在班长身后往山上冲去。日本兵躲在很深的战壕里疯狂射击,高有旺一个趔趄栽倒在地,等他抬头一看,前面的弟兄倒了一大片。班长趴在前面不远的地上破口大骂,命令大伙扔手榴弹,炸一阵就爬起来往前冲一段,再趴下投弹……渐渐地高有旺觉得离日本兵很近了。班长抄起一把军用铁锹大喊“上刺刀!”紧接着便跳起来冲向日军战壕。高有旺来不及多想,装上刺刀也跳起来冲进几米外的战壕,刚一落地就觉得脚下软绵绵的,一看踩中了一具日军尸体。

一个矮个子鬼子端着装有长刺刀的步枪狠命地朝高有旺刺来,高有旺闪身一躲,手里的“中正式”步枪也刺了个空。小鬼子一把将高有旺摔倒在地,骑上来死命掐住他的脖子;高有旺抓起两把土就往鬼子脸上抹去,鬼子忍不住腾出一只手去擦眼,高有旺顺势翻身将鬼子压在身下,班长大步赶来,铁锹起处,小鬼子脑袋进裂……

在该营与日军激战期间,第8军指挥部急令滚龙坡方向的第308团派一个连前往救援,可惜为日军残兵袭扰,未能及时到达。最后该营伤亡过半,至黄昏,仅剩下10余名士兵。据第246团团长田仲达回忆,在这次战斗中,因未能充分接近敌堡垒,第3营暴露于日军交叉火力网下,官兵纷纷中弹倒下。这时,在军指挥部用望远镜观战的何绍周打来电话,问:“你的兵为什么趴倒不动?”田仲达答:“他们永远也不能动了。”

金光惠次郎深知,强制执行犯众怒的命令,是需要掂量的。战事仍处于艰难境地,任何打破这平静状态的意外事件都是无法想象的。一定要想

**金光惠次郎命令日军重伤员自杀遭到抵制**

8月8日,命令重伤员自杀遭到全体士兵的抵制,守备队队长金光惠次郎一时颇感意外,有些恼怒。

连日来这些重伤员躺在战壕里呻吟,却没有什么办法救治,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,目睹此状,每个活着的士兵都心境黯然。让他们自杀,本是想消除这种负面影响,不料却遭到了全体士兵的抵制。金光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。日本士兵对死亡和苦战的承受能力,金光心里有数,当“最后的时刻”到来时,这个命令也许会顺利成章地被执行。事实上,让重伤者自杀已属“人本”之举,在以往流动性较强的作战中,对重伤者往往只有“活杀”一途。1941年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向陆军颁发的《战阵训》“借名”一节中,已将“勿生受囚虏之辱”列为军法,日军败战之后别无选择,只有“玉碎”一途。倒不是他们不怕死,而是他们不相信落在中国人手里会比自杀更好,只要想他们过去两年怎样对待中国人的就够了,他们习惯于以己度人,不存任何侥幸。“投降”这个字眼哪怕是一转念都是可耻的。问题是:迄今为止,每个人都怀着援军会到来的期盼!为此,连奄奄一息的重伤员都拼命地调动意志提着最后的一口气,活着的人更是被偶尔闪过脑海的援军到来的幻觉鼓舞着。

金光惠次郎深知,强制执行犯众怒的命令,是需要掂量的。战事仍处于艰难境地,任何打破这平静状态的意外事件都是无法想象的。一定要想

出一个新办法,能与前面的命令之间构成内在的一致性,必然会使士兵们对自己多一分理解,至少会部分消除他们心里潜藏的受伤感。金光惠次郎少佐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着远征军的炮兵阵地,一个念头从眼前闪过。

据日本公刊战史称:8月8日,为破坏对守备队威胁最大的远征军火炮,振作守备队士气,金光惠次郎少佐命令组成一支“挺身爆破班”。准备实施日军擅长的夜间偷袭。对金光而言,这无疑是一次赌博,据日本士兵早见正则回忆:临出发前,真锅大尉用激动而庄重的语调说:“你们的行动关系到守备队的命运,必须完成任务,安全返回!”并用松井联队长留下的两个茶碗,以仅有的宝贵清水代酒,预祝敢死队偷袭成功。

据后来活下来的卫生兵吉武伊三郎说:派出16人,活着回来的只有5人。

**远征军掘壕作业,是在给日军掘坟墓**

8月11日,我军在子高地前的掘壕作业已经持续了一周。

当时,曾在滚龙坡用火焰喷射器焚烧敌堡立下大功的第8军工兵营第1连老兵张羽富,已转至此处施工。工兵营第1、2连就驻在挖掘起点壕沟下150多米处。开始是挖4条明槽,一连负责左面的两条,二连负责右面的两条,挖一段就用树叶、杂草巧妙盖蔽。张羽富说:“先是躺着挖,然后跪着、蹲着挖,最后才能站起身来。当时松山阴雨、暴雨连绵不断,一、二连在黄土上作业非常不利,士兵被黄土黏得是人是泥,都分不清。”现在台湾的黄埔第18期老兵鲍直才,当时在第8军工兵营任排长。他回忆说,“挖掘初期工作尚称顺利,但越向前深入,问题就越多,例如坑道内照明、用餐、大小便,尤其是最前端人员,因空气供氧不足,呼吸困难。这些问题没法解决,但仍得咬牙苦撑,不可片刻停工。挖掘工作一昼夜两班倒,每班12小时。因坑道狭窄,换班时,要等坑道里的人全部退出,接班人才能一一按顺序进入。最前端的人,将挖出的废土装入麻袋,再以接力方式,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,将废土运出,所以挖土的人不多,而运土的人会有数百之多。所以,后来军工兵营和三个师工兵连的数百人全投进去了。”

据第8军工兵营第2连1排中士班长罗长庆回忆:8月12日这天,齐头并进的4条交

松山的土层很厚,我们始终没有碰到岩石之类的障碍物。可能是成千上万颗炮弹将松山的土层震松了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松山”。同时,军师团各级指挥官亲临前线督战,工兵营常承隧站在交通壕口捋着袖子,提着鞭子,握着手枪指挥工兵轮番作业。他是立了军令状的,不得不如此。而我们当兵的更明白“工兵多流汗,步兵少流血”的道理,都是共同打狗的日本鬼子嘛。所以,我们白天黑夜轮流干,每昼夜可挖5米,弟兄们爬着挖、跪着挖、蹲着挖,挖出的土用麻袋运走,不能给日军发现。人又多,壕又窄,既不能讲话,又不能吸烟,每个兵的嘴里、鼻孔里、耳朵里都塞满了土,就像地狱中的一溜溜“土鬼”在给日军掘坟墓!

## [内容简介]

1944年的夏季,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,7000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,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,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(团)的辉煌胜利。65年后,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为艰苦的正面强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,他以“微观战史”的方式,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的每一天,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。

## [上期回顾]

拉孟守备队败局已定,日方的嘉奖状却纷至沓来。为了攻占敌人坚固的堡垒,英雄周汉祥自告奋勇以身炸敌堡;而为了保住高地,避免更大的伤亡,远征军指挥官挥泪炮打我士兵正与日军搏杀的高地……